

中国文库

·文学类·

陈映真自选集

陈映真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 国 文 库
文 学 类

陈映真自选集

陈映真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映真自选集/陈映真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9

(中国文库)

ISBN 978-7-108-02790-0

I. 陈… II. 陈…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5394 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整体设计: 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 董文权 张文芳

陈映真自选集

Chen Yingzhen Zixuanji

陈映真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5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1—4500

ISBN 978-7-108-02790-0

定价: 31.00 元



作者像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果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主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伯根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之江 王 琦 王瑞书 边彦军 吕建华 刘玉山 刘国辉
刘健屏 李 岩 李保平 李 峰 杨 才 杨 耕 杨德炎
吴江江 吴希曾 吴尚之 吴 斌 何林夏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张伟民 张 琦 陈 鹏 胡守文 俞晓群 祝君波
贺圣遂 贺耀敏 栾世禄 黄书元 曹 铁 龚 莉 惠西平
程大利 焦国瑛 解 伟 薛炎文

中图文革“三界” 委员辞典

同题

(书画篆刻类)

王家华 王从华 王景林 刘式有 果 敏 林生碧 张式干
陈小英 郭鼎翁 杰娘聘 邵小农 文木来 陈其南

主编

“中国文库”第三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刘伯根 员 委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姓)

成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明 水 钟

徐 俊 潘凯雄 吴 文尚 吴 曾 颖 吴 卫玉 吴

出版编务组：

李红强 仵永成 蔡增裕 谢仲礼 乔先彪 蔡圣贤

仝冠军 文炎靖 常 鞍 葛国鼎 陈大器

序

在大陆出版作品选集，这还不是第一回。但这一回则是在海外和一些台湾的文艺界朋友辛勤策划下，比较自觉地把自己打点一番之后，出来和大陆的同胞读者见面。

语言、文字和作为语言文字之艺术的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身世、家谱和身份证明。朝鲜战争以后，内战和冷战的双重构造，使民族隔海分断，家族离散，同胞隔绝。

而我们民族的文学也跟着分离四散。在大陆、在台湾、在北美洲和海外兀自孤单地抽根吐芽，开花结实。

八十年代末期之后，她们像自幼被苛酷的命运拆散的孤儿，在风中，在月晖中，在流言和耳语中，互相探知了彼此的存在，而于是怀着无限的友爱和思念，互相呼唤。

现在，分隔在台湾和海外的骨肉姊妹，总算花了很多的心思，准备好了自己的身世书，自己的家族谱系，和自己的身份证证明，带着激动，抑制着喜悦的眼泪，到大陆的书市中来认梦魂牵系的、久别的亲人。

自己的作品即便被译成几种外语；即便在洋人的课堂中受到品评；即便得到西方的文学大奖，那喜悦与荣耀都远远不及作品受到十数亿中国同胞的认识、爱读和评论。

我怀着腼腆的喜悦，将这选集摆在祖国的文坛上，感受到自己的作品能先于分裂的两岸回到她的祖家的温暖与幸福。

我感谢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三地葵”文学系列筹划人和北京三联书店，以及为此书之出版付出巨大劳动的三联书店的同人们。

101	云
	三爻卦大神龟半——
105	苏世合
108	林南烛
108	李觉诗寄
	一爻卦大神龟半——
108	诗试
	逐级卦情诗真知解——
124	赤率卦言真知解

目 录

序 ······	1
我的弟弟康雄 ······	1
文书 ······	9
将军族 ······	27
凄惨的无言的嘴 ······	44
一绿色之候鸟 ······	59
最后的夏日 ······	80
唐倩的喜剧 ······	107
上班族的一日 ······	137
——华盛顿大楼之二	

云	167
——华盛顿大楼之三	
铃珰花	264
赵南栋	303
夜行货车	391
——华盛顿大楼之一	
后街	436
——陈映真的创作历程	
陈映真写作年表	451

个好且而，呆变的太过于麻木，土木肉穿干至死，人艮个一
衰咱畜常非个一丁人振者主咱多型因竟从烈炎奔勇山崩散
张，文总。丁封那不日奔卦，这变咱娘一而卦然者辛个女。里致
富”。丁限卦渐彖卦惊卦主咱虽富实昧而卦，寡悲咱慕思咱
：折卦女曾占日的卦象兼革卦卦”，卦人卦疑卦遂将杀卦咱容
高咱丈鬼途远，咱虽不人崩守……恶罪咱大量良良本矣哉“
不出九卦……此即破卦的卦，解卦的卦是亥”……破卦解卦于
我的弟弟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除此以外，我不曾想过我会写其他别的什么。然而，现在，不可思议的我，竟会在这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拾起笔来记载一些关于我的弟弟康雄的事。两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方才读完了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记。我的弟弟康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到了婚后的几个月内，每当我展读我的弟弟的日记时，都会叫我哭啊哭的毫无办法。我看不见他稚拙的字体，立刻就看见这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对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着，无名的悲哀便顿时掩盖了我。于是，我就哭着哭着，怎么也不能读完它们了。

两天前，我总算平静地看完了这三本日记。大约是日子渐渐远去了；再次当是婚后的生活使我觉得不仅因为我的被属于

一个男人,以至于在肉体上、精神上有了极大的变异,而且这个婚姻也使我突然从贫困匮乏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这个辛德烈拉姬一般的变幻,使我目不暇接了。总之,那种思慕的悲哀,仿佛和我富足的生活正相对地逐渐饿死了。“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曾这样说:“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龌龊……”这是我的卑鄙,我的龌龊吗?……我一点也不想抗辩。记得我的弟弟康雄还活着的时候,总讲一些我不懂的、或者一些十分无理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抗辩过。一次也没有过。(现在这很使我觉得慰怀的。)

2

我觉得很怅然。

我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去的那年的冬天结了婚。离那个满志着颓落和幻灭的新冢上的初秋还不到四个月。我的突然愿意嫁给我现在的很富足的丈夫,十分使我的可怜的父亲感到惊讶。这件婚事拖延了将近半年的时光,我曾有意的要拖垮它。这一面是因着当时我正远远地恋爱着一个将要在次年夏天毕业的苦读的画家,另外也是很受了我的弟弟康雄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跟着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了。除此之外,现在的他总是那样敦厚有礼,衣服整齐,说着一些每个字都熨平了的上层人的话语。这些和我的弟弟康雄或者那个遥远的小画家都是那样的不同。他们都留着长发,涨红他们因营养不良

而尸白尸白的眼圈，讲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奇怪但有趣的话，或者怯怯地沉默着，半天不发一语。

到了我的弟弟康雄突然死去之后，经过了一阵子的麻木、恸哭、瘫痪而终于冷冷地清醒过来了。仿佛自己在一夜之间变得格外智慧起来了。我用一种近于一个悲壮的哲人一般的声音对自己说：一切都应该让它从此死灭过去吧！我觉得我的弟弟康雄和那个远远的画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真有些一如父亲所说的“小儿病”了。我的可怜的父亲，这个独学而并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转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我的“安那琪”(Anarchist)的弟弟康雄自杀了，我的远的小画家也因贫困休学，而竟至于卖身给广告社了。而我这个简单的女孩子，究竟何为呢？（一切都该自此死灭吧！）

于是我这悲壮的浮士德，也毅然地卖给了财富。这颇给予我那在老年丧子的重苦中的可怜父亲一些安慰。他曾努力地劝说我认真地考虑这个丰裕的归宿，因为“人应该尽力地摆脱贫苦这一恶鬼，一如人应努力摆脱犯罪一样”。而另一个原因似乎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有名望的虔诚的宗教家庭，像是宗教的慈悲，使富者超过了门户之见，而垂顾于如我这样一个小家碧玉。但我并不很想到这些。我答应这桩婚事，也许真想给我可怜的父亲以一丝安慰，叫他看见他毕生凭着奋勉和智识所没有摆脱贫苦，终于在他的第二代只凭着几分秀丽的姿色便摆脱掉了。从此流着一部分他自己的血液的子孙，该永远种植在一块肥美的土地上了。而事实上，我是存着一分最后的反叛意识，掷

下我一切处女时代的梦的。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后才四个月，我举行了婚礼；一个非虔信者站在神坛和神父的祝福之前……这些都使我感到一种反叛的快感。固然这快感仍是伴着一种死灭的沉沉的悲哀——向处女时代、向我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告别的悲哀。然而这最后的反叛，却使我尝到一丝丝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这对我这样一个简单的女子已经够伟大的了。

然而，如今我方始知道：终其十八年的生命，我的激进的弟弟康雄连这样一点遂于行动的快感都没有过。“我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的生命。雪莱活在他的梦里，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一个虚无的先知者是很有趣的。”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这样说。那三本日记的一本多的时光，就是这样的等待、等待，而终至于仰药以去了。这年轻的虚无者就是这样童稚地等待着，也同样童稚地吞下了他的青酸加里。这日记除了怀恋的意味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叫我无意间寻到了这少年虚无者半生的龙脉；在其余两本多的时光里，第一本写着一个思春少年的苦恼、意志薄弱以及耽于自渎的喘息；第二本的前半，写着这少年虚无者的雏形。那时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接着便是他的逐渐走向安那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等待。

日记愈离他绝命时近，我的思慕也更加浓而且重了。我于是真正发见了我的弟弟康雄的真实。我的弟弟康雄死在一个哀伤负罪的心灵里。虚无者的字典里应是没有上帝，更没有罪

的。我的弟弟康雄竟而不是虚无者吗？竟而不是雪莱吗？……

那年暑假，我的弟弟康雄在一个仓库那里找到了一份职业，为了筹聚下学期的学费。因此他就赁居在仓库附近的一所专租给劳动者的客寓。客寓的主妇是个“妈妈一般的妇人”，我的弟弟康雄这样说。于是他们大约是相恋起来，而且从那样晦涩的字句中也会使人看出我的弟弟康雄已经失去了他的童贞了。因为我的弟弟突然辞去了职业，到邻县的平阳岗去了。我还记得这一段时间他的家书特别多，因为职业无着，又没有能力赁居。我的弟弟康雄终于勉为其难地住进了一间圣堂。此后的日记尽是自责、自咒、煎熬和痛苦的声音。“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我的弟弟康雄绝望地嚎叫着：“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圣堂的祭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归宿。”这些是我的弟弟康雄留下的最后的轨迹。他的自戕是此后约半个月的时日了。这个末日的日记上所印的格言是：

Nothing is really beautiful but truth.

——N. Boileau

因此我感到了一个极大的轻蔑和滑稽的、一种近乎快乐——发现秘密的快乐——的感觉。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的弟弟康雄，连我也在内。但至少如今我已经知道我的弟弟康雄死前挣扎的线索了。甚至我的父亲所能说出的世上最了解的